

宮本武藏

劍與禪

[日] 吉川英治 著



历史·武侠·文学 超值典藏本

下

⑤ 空之卷

⑥ 二天之卷

⑦ 圓明之卷

重慶出版社

宮

本

劍与禅

武

藏

[日] 吉川英治 著 颜世俊 刘仲达 译

历史·武侠·文学 超值典藏本

④ ⑤空之卷 ⑥二天之卷 ⑦圆明之卷

重庆出版集团

重庆出版社

宮本武藏

空之卷

宮本武藏 空之卷

此書乃武藏自述其生平事蹟，其間多有神妙之技，令人歎為觀止。其間亦有其對兵法之見解，其言簡意賅，直指人心。此書不僅為武藏之傳記，亦為兵法之寶典。其間之故事，多為人所共知，其間之技藝，亦為人所共賞。此書之出版，實為武藏之榮幸，亦為讀者之福。其間之故事，多為人所共知，其間之技藝，亦為人所共賞。此書之出版，實為武藏之榮幸，亦為讀者之福。

宫本武藏 空之卷

武藏在下总村的法典草原从事垦荒工作。他深信拿锄头也是剑道的修行之一。亲近大地、亲近农民的武藏，他的剑不再以征服和杀人为目的，转而追求保护世人、治理百姓的剑道。同时，本书亦以朝气蓬勃的新开发地——江户为舞台，描述小次郎周遭的事物，为他与武藏日后在岩流岛不可避免的一场对决写下了前奏曲。



木曾路一片白雪皑皑。

白雪覆盖了整座驹岳山，山脊棱线有如一把弯刀，从凹陷的山顶一直延伸到山脚。阳光照着白雪反射出光芒，山上的树木已萌生淡红的芽苞，残雪开始融化，露出的地面看起来斑斑点点。

雪融化了，田里也露出浅绿色的田埂。当春天来临时，万物欣欣向荣，到处长满嫩绿的青草。

城太郎的体格日渐强壮，身体如头发般快速发育，可以看出他长大的模样。当他稍微懂事的时候，就涉足江湖，随波逐流。尤其抚养他的又是一个浪迹江湖的人，这使他尚未成熟就历经颠沛流离的生活。因此，个性上他比较老成世故，这些皆因环境所造成，无可厚非。但是，最近他已渐渐成长，却还不懂克制自己的任性叛逆，常常搞得阿通啼笑皆非。

“我为什么老拿他没辙呢？”

阿通时常对他摇头叹气，有时甚至两人怒目相向。

不管阿通怎么责备城太郎都无效，因为城太郎太了解她了。他知道阿通表面上生气，其实心底很疼爱自己。

而眼前这个季节又令他胃口大开，再加上他一向任性，不管走到哪儿，只要一看到食物就食指大动。

“喂！喂！阿通姐，买那个给我吃！”

他们来到须原之宿。以前木曾将军的四大天王之一今井兼平曾在此处修筑要塞，现已成为古迹，因此招来贩卖“兼平煎饼”的摊贩。阿通拗不过他，只好说：“只买这个，下不为例。”

可是城太郎走不到半里路就吃个精光，又是一脸饥饿状。

今早起床后，两人便在客栈的茶馆里提早吃了午餐，所以这会儿城太郎早饿了。爬过了一座山，来到上松，城太郎又开始打主意。

“阿通姐，有人在卖柿子干，你想吃吗？”

阿通骑在牛背上，充耳不闻，城太郎只好眼巴巴望着柿子干过去。没多久，来到木曾比较热闹的地方，也就是信浓福岛的街上，正是饥肠辘辘的时刻。

城太郎又按捺不住了。

“在那里休息一下吧！”

“好不好嘛，拜托啦！”

城太郎死缠活缠开始耍赖，说什么也不肯往前走。

“嘿！嘿！吃点麻薯吧！你不喜欢吃吗？”

到后来也搞不清是在央求阿通,还是胁迫她。反正城太郎拉着牛缰绳,而阿通骑在牛背上,城太郎停在麻薯店前,阿通也拿他没办法。

“你稍微收敛一点,好不好?”

阿通终于忍不住生气了。城太郎赖着不走,连那头牛也与他狼狈为奸,一直嗅着地面寻找食物。阿通坐在牛背上瞪着城太郎。

“好,你再耍赖我就要告诉走在前面的武藏喔!”

阿通假装要跳下牛背,城太郎一直笑着,根本无意阻拦她。

城太郎故意使坏:

“我才不相信……”

因为城太郎吃定阿通绝不会向武藏打小报告。

阿通既然下了牛背,只好走进麻薯店。

“好吧!那就吃快一点吧!”

城太郎摆架子。

“老板,买两盒。”

城太郎大声交代完,到外面将牛拴在屋檐下。

“我不吃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老是吃个不停,会得‘吃’呆症。”

“好吧!那阿通姐那一份就给我吃吧!”

“唉!真拿你没办法。”

城太郎只顾着吃,根本听不进话。

城太郎一蹲下来,木剑就会碰到肋骨,妨碍他享受美食。因此他把木剑拽到背后,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,眼睛还盯着来往的行人。

“还不吃快一点,别边吃边玩了。”

“奇怪?”

城太郎把最后一块麻薯塞入嘴里。突然跑到大马路上,用手遮着阳光,似乎在找人。

“你吃够了吗?”

阿通付了钱跟出来,却被城太郎推回去。

“等一下!”

“你又在耍什么把戏了?”

“刚才我看到又八走到那边去了。”

“骗人。”

阿通不相信。

“又八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。”

“可是我明明看到他往那边去了。他还戴着斗笠，阿通姐，你没注意到刚才他一直盯着我们看呢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不相信的话，我去叫他。”

这怎么行呢？阿通光听到又八这名字就吓得脸色苍白，像个病人。

“不必，不必，如果又八要欺负我们，我们就去叫走在前面的武藏来对付他。”

但如果因为害怕碰到又八而老躲在这儿，那就会离前面的武藏越来越远了。

阿通不得已只好再骑上牛背。刚大病初愈的她，又遭此刺激，内心的悸动一时无法平息。

“阿通姐，有一件事我觉得很奇怪。”

城太郎走在牛前，突然回头问阿通。

“我觉得在我们到达马笼山的瀑布之前，师父和阿通姐一路上有说有笑，我们三个人相处融洽。可是，为什么你从那时候开始就不太开口了呢？”

阿通没有回答。

“为什么呢？阿通姐，你跟师父赶路时离得那么远，晚上也不睡在同一个房间……你们是不是吵架了？”

城太郎又多嘴了。

本以为他不要再要东西吃可以松一口气，可是这会儿又唠叨个没完。这不打紧，他还打破砂锅问到底地讨论阿通和武藏之间的情感。

“小孩子懂什么？”

阿通伤心之余无心回答。

阿通骑着牛赶路，体力恢复不少，但是她的心病尚未痊愈。

在那马笼山下的女瀑男瀑下的浅滩，当时阿通的哭泣声和武藏的怒吼声，犹如湍急的水声打在双方的内心，成为二人之间生生世世的误会，只要这个心结未解，深深的怨恨将永远无法消除。

当时的情景依然鲜明地映在阿通的脑海里。

“为什么我会那样呢？”

当武藏向自己表白强烈的情感和欲望时，自己竟然用尽全力拒绝他。

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阿通除了深深后悔之外，百思不解自己为何会拒绝武藏的求爱？脑子里整天都在想这件事。

难道男人都是用强硬的方式向女人示爱吗？

阿通既悲伤又烦恼。长年来深藏在心底的恋爱圣泉，在经过旅途中的女瀑

男瀑之后,也像瀑布般狂野奔腾,搅乱了她的心湖。

除此之外,尚有一事更令阿通矛盾。虽然自己逃开了武藏亲密的拥抱,现在却又跟随其后,惟恐见不到武藏,好不矛盾。

因为发生这件事,所以两个人不讲话了,也不走在一块。

武藏虽然走在前面,但刻意放慢步伐配合牛的速度。当时他们相约一起到江户,武藏是不会食言的。有时城太郎在半路上逗留,武藏一定会等他们。

他们经过福岛闹区之后,来到兴禅寺。转个弯,爬上山坡,望见远处有座关卡。乌丸家发给他们的通行证非常管用,关兵立刻准许他们通过。道路两旁的茶屋里坐着不少人,看着他们走过去。

“普贤?阿通姐,什么是普贤?”

城太郎问阿通。

“刚才那茶馆有个像和尚的旅客,指着你说——那个女人好像骑马的普贤……”

“大概是指普贤菩萨吧!”

“原来是指普贤菩萨啊!这么说来,我就是文殊!因为普贤跟文殊两位菩萨都是形影不离的啊!”

“你是贪吃鬼文殊菩萨!”

“那你就是爱哭虫普贤菩萨,我们是绝配!”

“你又来了。”

阿通红着脸,不太高兴。

“文殊和普贤菩萨为何老是形影不离呢?又不是一对情人。”

城太郎又提出奇怪的问题。

阿通是在寺庙长大的,当然知道详情,但又怕说多了,城太郎会问个没完,只简单扼要地说:

“文殊代表智能,普贤代表行愿。”

话才刚说完,牛后有一名男子像苍蝇般尾随过来,那个人高声喊住他们。

“喂!”

他就是城太郎在福岛警见的本位田又八。

又八想在此拦截他们。

这个男人真卑鄙。

阿通一见到又八,恨意涌上心头,无法抑制。

“……”

又八一见到阿通,内心爱恨交织,热血沸腾。情欲形于脸,几乎要丧心病狂了。

再加上从京都一路尾随阿通和武藏,看着他们出双人对。虽然后来他们互不理睬,也不并肩走,但又八自己推测,他们一定是怕大白天引人注目才会如此。

到了夜晚，孤男寡女独处一室，必是干柴烈火不可收拾了。

又八胡思乱想，更加深了他心头的怨恨。

“下来！”

又八命令牛背上的阿通。

阿通不想回答。在她心中这个人已经死了。数年前，又八叫自己另寻对象嫁人，毁了两人的誓言。而且，前几天又八在京都的清水寺山上，持刀追杀自己。又八已是个面目可憎的人了。

“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好谈的？”

阿通心想。也毫不隐藏心中的憎恨和轻蔑。

“喂，你不肯下来吗？”

又八再次咆哮。

又八和她母亲阿杉婆一模一样，不改往日在村子里的嚣张跋扈。现在又用命令的口吻对解除婚约的阿通说话，使阿通更加气愤。

“有何贵干，没事的话，我不想下来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又八走到阿通身边，伸手扯她的衣袖。

“不管怎样都给我下来。你没事，我可有事。”

又八无视于路人，大声叫喊威胁。

城太郎本来不吭气，在一旁静观其变，这时他丢下手上的牛绳，开口说道：

“她说不下来，就不要勉强她！”

城太郎声音洪亮盖过又八。假如光是动口，本来是没事的，没想到城太郎竟然还出手推了又八一把，使得事情变得无法收拾。

“咦？你这个小毛头。”

又八被城太郎一推，踉跄了一下。他重新穿好草鞋，挺着胸膛对城太郎说：“哦！我本来就看你这鼻屎眼熟，原来是北野酒馆的小伙计啊！”

“谢谢你的抬举，你当时还不是常常被艾草屋的阿甲骂得抬不起头来。”

这话揭穿了又八的疮疤，而且是在阿通面前。

“你这小鬼。”

又八正要出手，城太郎立刻躲到牛背后。

“你说我是鼻屎，那你就是鼻涕！”

又八气急败坏地追打城太郎，城太郎用牛当挡箭牌，在牛腹下来回穿梭，闪躲又八，最后还是被又八给逮住。

“你敢再说一次。”

“我当然敢。”

城太郎还没完全拔出木剑就被又八像抓猫般地甩到街边的树下。

城太郎跌到树旁的阴沟里，像只落汤鸡，好不容易才爬上路面来。

“噢？”

城太郎四处搜寻，终于看到牛摇晃着笨重的身躯载着阿通往远方走去。他看到又八抓着牛绳，并不断鞭打牛背，奔跑的时候扬起一阵尘土。

“哼！畜生！”

城太郎见状，急得手脚慌乱，只想到自己该负责，竟忘记赶紧向他人求救。话说武藏这边。

白云漂浮于无风的空中，肉眼根本看不出它是否在移动。

耸立云霄的驹岳，正无言地俯视着山坡上歇脚的旅人。

“奇怪，我一直在想什么呢？”

武藏从沉思中惊醒，看看四周。

他的眼睛虽然望着山峰，内心却纠缠着阿通的身影。

武藏自己也解不开这个心结。

女人心犹如海底针。尤其是清纯少女，更难以捉摸。

武藏穷思苦想，甚为恼怒。坦白向她表明自己的情感，难道错了吗？勾起自己内心欲火的人，难道不是她吗？自己只是毫不保留地对她尽吐热情罢了。她竟然用力推开拒绝，甚至像厌恶自己似地躲开了。

武藏内心交织着惭愧和耻辱，他感到无地自容。尝着男人苦闷的滋味，本来决心把这些烦恼付水流，洗净内心的污垢，然而这份迷惘却与日俱增。有时武藏自我解嘲：

“为何不把女人甩开，向前迈进？！”

武藏也曾鞭策自己，但这都是表面的借口罢了！

有一天晚上，他对阿通发誓，只要到江户，她可以选择自己喜欢走的路，而武藏也要追求自己的志向——因此他们才离开京都的。武藏有责任遵守诺言，怎能中途弃阿通于不顾呢？

“两个人再如此下去，我将如何练剑？”

武藏仰望山岳，紧咬嘴唇等着。看着雄伟的高山，更显自己的渺小，连面对驹岳都令他伤感。

“还没来？”

武藏等得不耐烦，最后站了起来。

因为阿通和城太郎应该在这个时间赶上才对啊！

说好今夜要在藪原过夜，而离宫腰的旅馆还有一段路，眼见天就要黑了。

武藏从山冈回望一公里远的山路，根本不见人影。

“奇怪？他们会不会在关卡耽搁了？”

本来武藏还犹豫不决要不要管他们，现在看不到他们，反倒心乱如麻，一步也无法往前走了。

武藏于是沿原路跑回去。原野上有一些野马被他吓得四处奔窜。
“喂！这位武士，你是不是那位骑牛女人的同伴呢？”

武藏一跑回街上，便有个路人向前问他。

“咦？那个女子是不是出事了？”

武藏没等对方说完，已经意识到事情不妙了。

2

本位田又八在关卡的茶屋附近，鞭打阿通所骑的牛，将人、牛一并劫走的消息，立刻经由目击的路人传开，现在这整条街道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了。

不知情的大概只有留在山冈上的武藏吧！离出事的时间已过了半刻钟，要是阿通发生任何危险，还来得及救她吗？

“老板！老板！”

下午六点时关卡木栅关闭，茶屋的老板也准备收拾摊子。他回头看背后气喘吁吁的人：

“你是不是把东西忘在店里了？”

“不，我在找半刻前经过这里的女子。”

“你是指坐在牛背上像普贤菩萨的女子吗？”

“没错，有人说她被一名浪人劫走了，你知道往哪里去了吗？”

“我没亲眼目睹，不过听来往的人说，那名浪人从店门前的坡道转入别的岔路，往野妇池的方向走了。”

老板刚要伸手指方向，武藏的身影便已消失在浓浓的暮色中。

综合路人的说法，也判断不出是何人为什么要掳走阿通？

武藏万万没料到下手的人是又八。之前他跟又八约好在前往江户的途中碰面，或是到江户城再相见。武藏从睿山的无动寺前往天津途中，在路边茶屋巧遇了又八，终于化解两人五年来的误会，再次重拾昔日的友谊。

“不愉快的往事全让它过去吧！”

武藏的鼓励令又八感激涕零。

“你也要认真努力，对未来充满希望。”

又八满心喜悦：

“我要学习、改过自新。请你视我如手足，引导我走上正途吧！”

武藏根本想不到说要改过自新的又八竟又干出这种事来。

武藏猜测，若非战后失业的浪人就是不得志、投机取巧的鼠辈所为。要不然就是人口贩子，或是这地方剽悍的野武士，才会做出此等下流之事。

武藏虽然担心，眼前却犹如大海捞针，惟一的线索便是往野妇池寻找。此

时,太阳已经西沉,天空虽布满星光,地面上却是伸手不见五指。

武藏照茶屋老板的指示前往野妇池,但怎么也找不到像池子的地方。眼前一大片田地和森林都是斜坡地,道路也变成上坡了,似乎已到达驹岳山脚下,武藏裹足不前。

“好像走错路了?”

武藏迷失了方向,环顾四周一片漆黑。只见驹岳巨大的山壁前,有一户被防风林环绕的农家。透过树林可见熊熊燃烧着炉火。走近一看,院子里有一头身上有斑点的母牛。武藏一眼就认出那是阿通所骑的那头,虽然不见阿通人影,但是牛被拴在厨房外面,正哞哞地叫着呢!

“哦!那头牛在那里。”

武藏松了一口气。

阿通的牛被拴在这里,毋庸置疑阿通也一定在这里。

可是——

到底是何方神圣住在这防风林内的屋子里呢?武藏小心谨慎,生怕打草惊蛇反会对阿通不利。

武藏躲在外面窥探屋内状况。

“阿母,您该休息了!您总说眼睛花了,却又老爱摸黑工作。”

有一个人从堆满薪柴和米糠的地方大声说话。

武藏屏气凝神地聆听其他动静。厨房隔壁点着烛光的房间,或是再隔壁有着破格子门的房间,隐约传出纺织声。

那位母亲听到儿子的话,马上停工收拾东西。纺织声一下子就消失了。

她的儿子在角落的屋里做完事,关上门之后又说:

“我现在要去洗脚,阿母快点做饭好吗?”

那儿子提着草鞋走到厨房坐在一块石头上洗脚。牛将头探到那儿子肩膀后。

那儿子摸摸牛鼻,又对着屋内始终没吭声的母亲大声说道:

“阿母,您待会儿忙完就出来看看,我今天可捡到宝了。您猜猜是什么?是一头牛!而且是头品种优良的母牛,不但可以犁田,还可以挤奶呢!”

武藏站在篱笆门外听得一清二楚。如果当时他够冷静,了解那个人之后,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鲁莽行为。但是武藏一感到不对劲,就立刻找到入口溜进去,并躲在房子外的水沟旁。

这个农家非常大,墙壁破旧,看得出是栋老房子。里面似乎没有工人也没有其他女人。茅草的屋顶长着青苔,无人清理。

“? ……”

武藏来到亮着灯火的窗前。他脚踩着石头,探头看屋内的情形。

他首先看到墙上挂着一把剃刀。一般老百姓不可能使用这种刀。至少也是

颇有来头的武将所拥有的物品，因为皮革刀鞘上的金箔花纹虽已褪色，仍依稀可辨。

看来——

武藏思前想后，更加狐疑。

刚才那位年轻男子在屋外洗脚时，虽然灯火微弱，但仍可看出他的长相并非泛泛之辈。

那人身着及腰粗布衣，裹着沾了泥的绑腿，腰上系着一把大刀。他的脸很圆，头发用稻草向上扎起，眉梢看起来更为上扬。身高虽不及五尺五寸，但胸肌宽厚，足腰动作扎实。

“可疑的家伙！”

武藏在一旁窥视。

屋里果然有一把和一般农家不相称的剃刀。铺着蔺草的卧室空无人影，只有大灶的炉火啪啪燃烧着。炉火的烟从窗户吹了出来。

“呵！”

那股烟冲着武藏而来。他赶紧用袖子掩住口鼻，但已呛到喉咙，忍不住咳了一声。

“是谁？”

厨房里传来老太婆的声音，武藏赶紧蹲到窗下躲藏。那老太婆好像进到灶房来对她儿子说：

“权之助，仓库的门关好了吗？好像又有小偷来偷粟米了。”

“来了最好！”

武藏打算先擒住莽汉，再逼问他把阿通藏到哪里了。

老太婆的儿子看起来非常勇猛。除了他之外，也许还有两三个人会突然冲出来呢！可是，只要先抓住这个男子，就不必担心其他的人了。

武藏趁老太婆喊着“权之助、权之助”的时候，赶紧逃离窗下，躲到篱笆树林里。

一会儿，那个叫做权之助的男子从后面大步飞奔过来：

“在哪里？”

他大声地问：

“娘，刚才是什么事？”

老太婆靠着窗边：

“刚才我听到咳嗽声。”

“您听错了吧！娘，您最近不但老眼昏花，连耳朵都重听了。”

“才不是，刚才确实有人在这里被烟呛到才咳嗽的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权之助在附近来回走了二三十步,就像士兵绕城郭巡逻一样。

“娘这么一说,我也嗅到人的气味了。”

武藏小心谨慎,不敢立刻现身。因为在黑暗中,仍可看出权之助炯炯的目光充满敌意。

而且权之助全身上下戒备森严,无懈可击。武藏看不出那人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。所以屏气凝神专心注视对方的身影。最后终于看出他的右手外侧到手肘之间,藏着一支四尺长的圆棒。

那不是支普通的擀面棍或棒子。也不是树枝,而是经过精心打造闪着光芒的武器。不止如此,在武藏眼里,那人与棒已经合为一体,可见这个男子平常随身携带武器,片刻不离。

“嘿!谁在那里?”

棒子猛然挥过来,掀起一阵强风。武藏受强风袭来,身子向旁一斜闪开了棒子的攻击。

“我来向你耍人。”

对方直瞪着武藏默不吭声。

“你快把从街上掳来的姑娘和男孩还给我。要是你不乖乖交出来并向我道歉的话,休怪我不客气。”

武藏郑重地说着。

这里的天然屏障驹岳山积雪的溪谷中,经常吹着刺骨的寒风,阵阵向人袭来。

“交出来,把他们交出来。”

武藏再次警告。

武藏比刺骨寒风更加冷峻的语气,令这个手握木棒、两眼直瞪着武藏的权之助的毛发因愤怒而竖了起来。

“你这混账,你说我掳走的?”

“没错,你一定看他们妇孺好欺侮,就把他们掳走了。快把人交出来!”

“你,你说什么?”

权之助突然挥出四尺余长的棒子,速度之快,令人分不清打过来的是手还是棒子。

武藏除了闪躲之外,别无对策。眼见这名男子精湛的技巧,加上勇猛的体力,武藏心中暗惊,只能望着对方:

“不肯交出人来,你可别后悔!”

武藏说完,往后退了几步,而棒功高强的对方却吼道:

“少啰嗦!”

对方直逼过来,间不容发。武藏退十步,对方就逼近十步;躲五步,对方即紧追五步。

武藏在闪躲之余，有两次几乎可以握住刀柄，但他觉得这样做太危险而放弃。

因为即使是在短时间内握住刀柄，手肘也会暴露在敌前。这情况因人而异，有的人不会察觉这种危险，有的人则会有所戒备。由于对方的棒子攻击速度比武藏预备反击的动作还快，要是逞一时之勇，小看对方是个乡巴佬，可能就要吃一记闷棍了。更何况光从呼吸就可感受到对方的强劲，稍有闪失，便会露出破绽。

武藏小心谨慎的另一个理由是他尚未摸清权之助的底细。

对方挥动棒子有固定的章法，而且步伐稳健，看起来浑身无懈可击。这个充满泥土味的农夫，连指尖都散发出高超武艺，非武藏以往所碰到的对手所能匹敌。而且这男子身上洋溢着武道精神的光芒，正是武藏梦寐以求却尚未达到的境界。

如此详述武藏内心的思绪，仿佛他们对峙良久。事实上，一切均在弹指之间，权之助不断挥棒攻击武藏。

“噢！”

对方发出怒吼，拳打脚踢，全力攻击武藏。

“嘿！”

他还口出秽言：

“你这混账东西！”

“王八蛋！”

对方时而单手，时而双手持棍。或打、或抽、或刺、或旋，变化万千。

一般的大刀，分为握柄和刀刃，只能利用刀刃伤人。而棒子不分方向皆可攻敌。权之助的棒子功，已达出神入化，就像拉面师傅在拉面条一样，忽长忽短，令武藏眼花缭乱。

“阿权，小心喔，对方可不是泛泛之辈哟！”

他的母亲突然从主屋窗口喊道。武藏如临大敌，对方母子也视他为大敌。

“娘，您别担心。”

阿权得知母亲在一旁观战，更加勇猛。但武藏却趁此空隙，唿——的一个闪身抓住阿权的手。阿权霎时有如巨石落地般咚——的一声背部着地，跌个四脚朝天。

“等等，浪人！”

那母亲担心儿子安危，猛捶窗台大叫。凄厉的声音穿过竹窗，传入武藏耳中。这一喊，阻止了武藏下一个攻击行动。

母子连心，骨肉之情使老母急得毛发竖立。

那老母看到儿子阿权被打倒在地，颇感意外。而武藏在摔倒权之助之后，本想砍他一刀的。

然而武藏并未下手。

“好吧！我等你。”

武藏骑坐在权之助胸前，并用脚踩住权之助仍握着棒子的右手，回头看了一眼那老母站立的窗口。

“？”

武藏面露讶异。

因为，老母已不在那窗口了。被压倒在地权的权之助不断地挣扎，试图挣脱武藏的手。没被压制的双脚不停地弹踢，企图以腰力和脚力来扭转败势。

老母觉得大意不得，便离开窗户从厨房旁的门跑过来。虽然儿子已经被敌人制服在地，那老母依旧破口大骂：

“瞧你这副德性，为何如此不小心呢？老母来助你一臂之力了，你可别输了。”

武藏本来以为那老母从窗口处叫自己等一下，想必是到跟前跪地求饶，不料她是来激励战败的儿子，要他继续努力奋战。

武藏瞧见老母的手上藏了一把没带鞘的剃刀，映着星光闪闪发亮。她站在武藏背后观战，并说：

“你这个臭浪人，以为自己有两下子，就可以欺负种田人吗？你以为我们是普通的老百姓吗？”

以武藏目前的处境，几乎无法再应付背后的敌人。因为被他压倒在地的是个生龙活虎的人，他无暇分神转身。权之助不停地扭动，几乎快磨破背上的衣服和皮肤了。他企图藉全力的挣扎，帮母亲制造有利的情势。

“这浪人算什么？！娘，您别担心，可别太靠近啊！我现在就打倒他，让您瞧瞧！”

阿权呻吟地说：

“别急躁！”

老母又摇旗呐喊着：

“本来就不能输给这种野浪人，拿出我们祖先的英雄本色。木曾家族鼎鼎有名的太夫房觉明的血液流在哪里啊？”

这一说，权之助大叫：

“流在我身上。”

说完，抬起头咬住武藏的大腿。

权之助的棒子已离手，双手活动自如。现在又用力咬住武藏的大腿，使他无法施展身手。老母则趁此机会，拿起剃刀，朝武藏背后砍去。

“等等，老太婆。”

这会儿，换武藏喊停。因为他知道争强好斗是愚昧之行，再如此下去，必有人伤亡。

如果这般作为救得了阿通和城太郎的话也就罢了,问题是无法确定。总之,先得把事情搞清楚再说。

武藏考虑再三,才要求那老太婆把刀放下,但她并未马上答应。

“阿权,你说怎么办?”

儿子虽然被制伏在地上,但老母还是要征询他是否要妥协。

炉中的柴火熊熊燃烧着,这一家的母子和武藏,双方把话说开之后,才知道这一切都是误会。

“哎呀!哎呀!刚才真是好险啊!真是天大的误会。”

老母这才放心地坐下来,他儿子也正想坐下。

“喂,权之助。”

“娘,什么事?”

“先别坐下,带那位武士好好地看一下屋内,好证明我们并未藏匿那位女子和少年。”

“对了,他还怀疑是我在街上绑架他们呢,真是太冤枉了。这位武士,请你跟我来察看屋内吧!”

武藏接受他们的招待,脱掉草鞋进到屋内,坐在炉前。这会儿又听到母子二人的对话。

“不,我知道你们是清白的,我不该怀疑你们,请原谅。”

武藏不断地致歉,权之助也觉得过意不去。

“刚才我也不对,应该先向你问明白再生气也来得及啊!”

说完,靠到炉边盘腿而坐。

话虽如此,武藏仍心存疑问。刚才在外面看到那头有斑点的乳牛正是自己从睿山带过来,交给城太郎,好让体弱多病的阿通骑乘的。

那头母牛为何会拴在这里呢?

“怪不得你会怀疑我。”

权之助回答道:老实说,虽然自己在这一带有一些田地,但在傍晚都会到野妇池捕鱼。今天返家途中,看见池边有一头母牛陷在泥淖里。

泥淖很深,牛愈挣扎就陷得愈深,所以我便把那头牛拉上来,一看是头母牛。我到处问人,怎么也找不到饲主。所以猜想这条牛一定是哪个盗贼偷出来丢在这儿的。

“当时我心里盘算着,一头牛抵得上半个人工。因为我太穷了,无力供养母亲,老天怜悯我,才送给我的吧!所以我就将它拉回家了。现在既然知道你是主人,我一定还给你。至于阿通和城太郎之事,我一无所知。”事情说清楚之后,武藏才了解权之助不但是个坦诚率直的年轻人,而且是个纯朴的乡下汉子。也因为他这种个性,才发生刚才的误会!